

德州文史



93



德州文史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德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3.6.

主 编：杜文祥

编 辑：沈凤云 李凤亮 田金鹏

责任编辑：戚忠顺

封面题字：董一博

封面设计：陈洪岭

德州文史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德州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鲁德新出管刊字第011号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印 数：1—2000

字 数：95,000

工本费：3.50元

203811

政协德州市第八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组成名单

主 任：杜文祥

副主任：沈凤云 高仁人 阎桂芳
栾文通

委 员：张闽文 陈洪岭 任治平
吴金华 尹世林 李功元
李玉文 段永军 牛振瑛
徐秀芹

前 言

《德州文史》，自1982年底创办，至今已走过了十个春秋。现在，第十辑又与大家见面了。仅以此辑作为对《德州文史》十年的志庆。

第十辑的编排，我们作了部分尝试性的改进：内容上，除了继续挖掘、整理、抢救建国以前的珍贵史料外，本辑还选编了部分从某一侧面直接反映我市工、农、商各业改革开放面貌的文章，以期能为经济建设助力服务；形式上，我们开设了五个专栏，即：州城往事、人物春秋、天涯儿女、大潮浪花、文史资料，以期能使文辑更加活泼明快、醒目易读。

“州城往事”，记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本地区的一些动人故事和事件；“人物春秋”，反映了本地解放前较有名气、有影响的爱国民士的事迹；“天涯儿女”，收录了本地远在外境他乡的儿女们的可歌可赞的业绩；“大潮浪花”，透射的是我市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领域发生的急剧变化的缩影；“文史资料”，奉献出的是日伪及国民党旧政权时期的一些珍贵史料。总之，犹如品盘，共设“五味”，欢迎各位鉴赏，并愿能为今后开设更多的新栏

目，提供宝贵的文稿和素材。

由于编选时间仓促，编辑人员水平有限，不妥和谬误之处，恐不少见。我们殷切期望广大作者、读者多多指正，以共同把《德州文史》办得更好。

编者

目 录

州 城 往 事

前言.....	(1)
边临镇夺枪记.....张 龙	(1)
忆对敌斗争二三事.....孙象九	(5)
利用矛盾 以敌制敌.....	(5)
争取顾锡九.....	(10)
全歼“剿共班”.....	(13)
锄奸记.....	(15)
夜袭马腰务伪警察所.....崔石挺	(19)
人和书局.....魏俊杰口述 田金鹏整理	(24)
给唐“统领”照相李兰亭口述 朱喜增整理	(30)
德州火车站小卖所始末李兰亭口述 朱喜增整理	(34)
能法“小和尚”.....史振三	(37)

人 物 春 秋

缅怀王元信先生.....于仲友	(43)
回忆我的父亲安树德	

- 安方口述 吴凯 王春周整理 (65)
 抗日战争时期的李玉双 孙象九 (73)
 回忆于巍岑先生 王文汇 (83)

天 涯 儿 女

德州援外、援藏医疗队活动纪实

..... 李其信 李冠华 (89)

苏禄国东王后裔 —— 安方

..... 王春周 吴 凯 (99)

大 潮 浪 花

新星闪烁在古运河畔 黄桂英 (107)

一纸优惠政策 引来各路财神

—— 德州市于官屯乡发展乡村企业一窥

..... 毛焕章 王洪君 杨延江 (121)

商战，如火如荼 张霖泉 (127)

文 史 资 料

文史拾录 (四则) 郭新中 (133)

国民党德县地方组织概况 (133)

伪鲁北道尹公署、东临道尹公署、真渤

特别行政区公署组织概况 (142)

日伪“安治强化运动”与德县日伪当局有关活动拾零	(147)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王泽生来德县收编伪军始末	(159)
日降后德县驻军概况	王连印 (164)

补 白

邓颖超的手表	(42)
陈赓看剧	(64)
冯玉祥的“贺礼”	(82)
惊人的巧合	(88)
康熙公开“小报告”	(106)
中国“名乡”知多少?	(120)
元朝皇帝无陵墓	(141)
德州市发掘一座明代古墓	(146)

边临镇夺枪记

张 龙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冀鲁边区二地委书记郝炬同志来德县检查工作时，同县工委书记丁学风同志一起把我和地委手枪队指导员耿杰三同志叫了去，郝炬同志说：“‘七一’快到了，你们到据点去弄几条枪来，庆祝一下党的生日不好吗？”我和耿杰三同志同声答应“好！”俺俩接受任务以后做了具体研究，确定以边临镇据点东门的哨兵为目标，利用边临镇赶集（农历每月四、九）的日子行动，这样便于掩护。参加夺枪的人员分为两组：夺枪组有耿杰三、尹寿和、王金凤、×××四人；掩护组有张龙、靳文声、魏景三、张立森、×××五人。

6月22日（农历5月9日）是边临镇大集。两个组的成员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和小商贩，混在熙熙攘攘赶集的人群中。夺枪组的人有的背褡子，有的挎篮子，腰里掖着短枪。掩护组的人推着小车，车上摆着簸

箩，簸箩里放着大枪，上面盖着被单，和赶集的人说说笑笑，十分自然。早晨8点钟到达边临镇东门外马颊河大桥东头，掩护组的5人停了下来，取出枪支，布好岗哨，封锁了大桥。夺枪组的4人继续前进，直奔东门。不知为什么，这一天岗哨特别严，十步以内不准靠近。夺枪组见无法下手，只得越过岗哨进了东门，穿街走巷，寻机夺枪。此时正遇伪警察所的伪警长曹炳琛在街上闲逛，曹觉得尹寿和同志行迹可疑，上前一把抓住尹寿和的右手，尹寿和虽然腰间有枪，但掏不出来。这时，王金凤同志打了两枪，哪知子弹又都是臭火。耿杰三见事不妙，掏出枪来打伤了曹炳琛的大腿（曹非属罪大恶极之人，故来伤其性命）。曹负伤后，立即撒开尹寿和同志，一瘸一拐地狼狈逃去。

枪声一响，赶集的人炸了营，东冲西撞。敌人因不明真相，把据点大门关得紧紧的，龟缩在里面不敢出来。夺枪组的同志见夺枪无望，只得随着惊散的人群涌出北门，再折向东到了马颊河大桥，与掩护组会合后返回营地。

此次夺枪虽来成功，但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群众争相宣传：“八路军打边临镇据点了，我们快熬出头来了。”敌人惊恐万状，紧闭四门，多日不敢出

边临镇街。

日月交替，物换星移，转瞬间又过了二年。1944年夏天，从县公安局请来两位老侦察员（一位姓郑，另一位不记得姓名了），总结了上次夺枪失败的教训，研究确定了新的夺枪方法——智取。

郑、某二人身穿白色西式衬衫，米黄色的西式裤子，挽着袖子，头戴巴拿马草帽。鼻梁上架着黑色眼镜，左腕上戴着手表，右腋下挎着匣枪，满嘴的脏话，一脸的傲气。从打扮到作风，俨然是一个“日本特务”。他们带着伪造的“一四一五”日本特务部队的证件，骑着自行车，从冯家寨西登上德州通往边临镇的公路，风驰电掣般地向东驶去。

到达边临镇西门外，骑车人直冲到哨兵跟前下车，对两个伪军哨兵说：“我们是‘一四一五’的，给你们刘队长（刘玉山）送信来了。城里的皇军今天到东乡讨伐，马上就到边临镇，叫你们队长快来迎接。”说着就把信件递过去：“快送去，要是耽误了，你们可吃罪不起。”伪军接过信，提枪转身要走，老郑同志呵斥道：“抗着个鸡巴枪干什么，谁还稀罕你这两棵破枪啊，放下，快跑！”两个伪军哨兵被老郑的气势威慑住了，乖乖地放下枪跑步去送信。郑、某二位同志背起伪军的枪，骑上自行车，唱着《游击队员之

歌》，悠然自得地返回宿营地——鲍庄。

两个伪军哨兵气喘吁吁地跑进伪军中队部，恭恭敬敬地行过礼把信交给中队长刘玉山。刘接过信一看，见是我的署名，立即变了面孔，明知内容与己不利，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下去。及至看完，便气急败坏地问这两个伪军哨兵：“你们的枪呢？”伪军哨兵说：“放在西门上啦。”“啪！啪！”气得刘玉山连连打了哨兵几个嘴巴子，骂返：“你们这两个混蛋，你们的枪早被八路拿走了。来人，把他俩押起来！”

附原信

刘玉山队长：

为了有利于开展抗日工作，发展武装，打击敌人，早日驱逐日寇出中国，特派我们两位同志到贵队借枪使用，希勿吝是荷！

请留此信，权作收条

张 龙

一九四四年 月 日

忆对敌斗争二三事

孙 象 九

抗日战争时期，经组织安排，余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任德县第七区伪区公所的区队长，在德州敌占区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下面几个小故事俱是我亲历、亲见、亲闻的。

利用矛盾 以敌制敌

侵华日军华北先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实施“囚笼政策”失败而被撤职，总司令由岗村宁次继任。他一上台就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集军事、政治、文化、交通、特身为一体的“总力战”，指令各地接罗地痞流氓、土匪恶棍为其效劳。原德县土桥东街有个李绍唐，他曾当过教员，也任过国民党德县县党部第二区分部常务委员。此人的人生观是“有奶便是娘”，只要对自己

有利，什么国家、民族、祖宗、爹娘、道德、良心、肉体、灵魂等都可以出卖。他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地地道道的日本侵略者的鹰犬。

在其投敌之前，不知从哪里传出李绍唐是八路军的通讯站长的谣言，而李竟自认不讳。这事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与思虑：李绍唐居住在敌人据点所在地的土桥街，竟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通讯站长，真是怪事。他是向敌人示威，还是“开门揖盗”呢？当人们对李绍唐的真相还没完全搞清楚的时候，他被日寇德县驻军“一四一五”特务部队捉了去。据敌伪消息说，李绍唐被捕的第二天就向敌人写了“卖身文契”，这个冒牌的八路军道讯站长摇身一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日本特务。他回到土桥街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以“私道八路”或其他罪名，先后敲诈了周玉魁、张洪谟、起金利、张福寿、牟佃芳、吕清怀等六户的钱财。他伪造口实，杀害了所谓与他弟媳道好的李德福的三弟。他把土桥街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另外，他以“一四一五”特务的身价经常到伪区公所勒索。一次，遭到雇员孙耀卿的拒绝，他大为不满，无事生非，借故挑剔，直到伪区保甲自卫团长张泽民设宴招待，赔礼道歉，满足了他的欲望，才算罢休了事。

特务李绍唐诡计多端，奸诈殆毒，他挖空心思，捉摸推测，认为土桥一带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隐蔽得这样严密，内中一定有人私通八路，但又苦于不知是谁，所以愁得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刘于光同志时常来伪区公所，引起了李绍唐的怀疑。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小南街兰登科的南屋里，向我探询刘于光同志的底细：“刘金文（刘于光的原名）经常到区公所来干什么？”我说：“你对他有怀疑吗？他是刘玉台保甲自卫团的，经常到区公所来汇报情况。”李问：“汇报什么内容？”我说：“对外保密，恕不奉告。”李立刻拉下脸来说：“你们区公所成天人来人往，都是些干什么的？”我说：“有乡长开会的，有保长说事的，有老百姓运粮送钱的，……你不是也常到区公所来吗！”他见我很认真，于是态度缓和下来：“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也假装糊涂，“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他看了我一眼说：“我是说到区公所来的这些人不都是为了公事，而是另有目的。”我听罢便立起身来说：“非常抱歉，我对察颜观色这个行当天生是个门外汉，什么也看不出来。”说完，我转身走了。

李绍唐见此路不通，只得另辟蹊径，到土桥街小学对教师们进行威胁和讹诈：“咱们土桥街谁通八路

我心里有数。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现在谁干什么，人所共知，他们就在当地活动，能说一点联系也没有吗？”他虽然是捕风捉影，胡乱猜疑，但他确实知道德县的正副县长张硕、武克明二位同志都是德县师范的老同学，县区干部中不少都是德县师范的学生，多数人和李绍唐在一起当过教员，他当然熟悉这些人的关系。徐晓峰、吕子诚二同志当时亦在该校任教，见李绍唐如此举动，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如不及时除掉将会贻患无穷。但是这个坏蛋十分狡猾，白天出来活动，太阳一平西就隐蔽起来了，必须想个妥善办法，既不暴露自己，又能除掉李绍唐。

“善恶到头终有极，湛湛青天不可欺”。不久，我们了解到李绍唐和驻土桥街伪军中队长高长江矛盾很深。李绍唐自恃是日本“一四一五”部队的特务，根子硬，并未把高长江放在眼里。高长江自恃有人有枪，兵权在握，根本看不起李绍唐这个中国造的日本特务。二人相互猜忌，冲突不断。敌占区工委分析了高、李的矛盾，决定利用高长江除掉李绍唐。

方案既定，但谁去作高长江的工作，是个十分慎重的问题。经反复物色挑选，一致认为青年教师赵子敬最合适。赵子敬同情抗日，经常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政治上可靠。同时，他家受过李绍唐的敲诈，怀